西

東

聞

見

錄

-	151	
周積	楊志學	吳洪
張 本	柴車	周德成
		往行
	張樞直	倪應春
葉向高	佚名人用	<b>汪應蛟</b> 二萬
佚 名二篇	<b>祭元標</b> 二周	沈昌世
		前言
		驛傳
		往行圖
袁 表	楊一清	楊士奇
		胡言
		茶法
		兵部二十一
	一一目錄 从 4	西國開見錄卷之七十二日錄

供
---

蕭一中	佚 名	王守仁	前吉	必罰	須萬達	高皇帝	往行	許國	趙伸	前言	信賞	夏原吉	往行
鄭鵬	楊一清	余 璟				何眞			樊			馬輪	
	王應鵬	申時行二月				陳宜			何瑭			程信	

	羅銓	!!	五五五
	王暐	李文忠	卷さ七十二
	項篤壽	王翼	

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 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觔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 得的確名籍追繳舊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旣不從公盤詰又 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皆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 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黃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 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 楊士奇曰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與縣張渚批驗茶引所 **衡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 兵部二十一 西園開見錄卷之七十二 〃 茶法 前言 シャンコー 嶺南 張 营品奇甫 輯

一巻マナナー

同解缴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

捉人賞銀二十兩一賣茶去處赴宜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 夾帶方許放行達越者笞二十一為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 定論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 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答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答五十三犯杖入 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 觔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既于所在 夾紙一張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 繳本部查考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觔茶由 姓名貫址并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册申達合于上司轉 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 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要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 十俱倍追原價沒官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 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府州具報所買 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 郑 儿 蜂 一般とししよっ

楊一清日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 茶各驗價值納課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 引紙每張納錢一貫 47 11 1

禪師各齊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思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 來調時天皇帝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聖祖神宗 辦的並年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 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廢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 不肯輪納茶馬之罪比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 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

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 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日互市日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 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旣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旣尊 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無出于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 **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爲也亦非** 

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 降金牌數目各衞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衞番族金牌 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于託切照洪武年間頒 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中國 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 背叛且如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 為科差以茶為關價使知雖邊外小夷皆王官王民民志向中國不敢 則大馬長驅事河岷騰之區鮮不為其踩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 帝圖治匈奴乃于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 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擔論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 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 以番人爲之世錐恐議其後此天之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 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 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被久如曲先河 H を を 之七十二

册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愿者 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 期乞遣廷臣齊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 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 袁表日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盛著于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 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勵以 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二年爲招易之 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 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 警其餘庶可威思並施番人懷畏永爲藩籬之固矣 生物達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不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 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究亦徒假托美 牌舊額查出自明照不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 照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于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

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 武中駢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其 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 义碾揉爲大小龍團進高皇帝以勞民力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進復 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觔而福建二千百五十觔建寧所貢有 二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 久宋人始置茶馬司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 有末茶有葉茶考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 而成于蔡襄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元置椎茶運司 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 宋太初以上等爲取利太深下等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行 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副使

置椎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常歲諸高價太祖日茶則善

上供戶五百家聞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 卷之七十二

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干文給引引照茶百觔其奇零不及引者 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 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轉相販賣故退引累坐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 納錢六百文給蘇帖蘇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 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

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不下 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數于是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

定差御史奉動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國初金牌差簽之 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 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 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册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固甚嚴矣永 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 引繇造册幷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

沈昌世日今天下州縣困于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鮍顏禿 我皇上嚴論飭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顧調議徒煩而疲困如故論禁 爲功奏請復舊焉 驛傳 前言 往行買

禁革之法又窮將罄小民膏血竭縣官餘力支此驛遇不足其故何也 為小民而開罪上官即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於良涿而外竟高閣矣 合牌票革需索冒濫禁枉道前款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枉道仕途之強 者十一而暗撄者十九也调停之法窮為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 為僱養日里甲幫貼夫民窮已加無可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 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州縣又誰肯 料仍科諸民則利歸于官害益在民也私幫而奸棍恣鲍其貪則明櫻 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日加增工食日僉派里甲曰官 をことし十二、本法 事件

六七十匹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 焉奈之何驛不困而民不逃也今欲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 私票橫行不絕幾于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宦馬動以 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 法日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齎奏撫按章疏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 按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非為 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閉等項俱不得 遣有勅詔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匹脚力幾頭槓夫幾名注定 准馳驛可知也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非欽差其不給脚力可知也 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 私遣牌票達者計夫數追贓坐罪其各驛馬頭夫頭照各原有工食每 外所夫自檯送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命差 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 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

夫馬之數倍從徽索多者騙百有司或遇故交應付外復有禮儀宴享 為國家厚賓客此不敢為私交而彼無他慢故費多而實少今三尺森 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搔擾之苦而國與 人樂我之寬而禁之始不犯尚書韓文以買鹽全身尚實崔璠以馳驛 而下民實不得休息何爲不匱大凡人之情欲禁之必先有以寬之則 候人修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而總 围之使何啻背壤而傳東日夜憂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古者 之使數擊于路主人授館具徒致粢缞纖悉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 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于此者又曰昔春秋列國會盟相等諸侯 被鏑此逆瑾借法以刦天下者一時耳使此禁至今不解縉紳重足立 以展其綢繆敷倍公家之費而實皆公家之財也國家徒挾禁制之名 十萬之師暮壓壘而消讓兢兢如此而鄭衞以蕞爾國犧牲玉帛交于 嚴內非公差特旨外非奏事行部乘傳者有禁然仕宦稍通即得勘合 四境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符下郡縣雖或驛騷然比列 Į

卷之七十二

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紫塵道左事體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 考查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 透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外官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朝廷縱欲 不復爲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 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冒之弊絕而格內所費可屈指而計 顧募煩費殊甚財力不堪而操事權者亦各愛其等夷同類寧肯坐視 而止有司問有筵席亦即代本驛庖饌之費不復獨是雖無省費之名 藉其數出入送迎而已如此則士大夫乘傳者雖雕輿畫舫亦如其分 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達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 地方守令禮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掉臂豈是事宜故必曲遂人情而 而實收其效何也縉紳委質朝廷必不肯荷囊重繭蹇蹩行道中千里 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為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令本處有司兼攝驛丞 矣是以職掌文武官員程踰千五百里者准應付宜緣此例令正途官 鄒元標曰驛遞之苦諸臣條陳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

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日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 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 則于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額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 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 不過百名日停征軺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知爲家庭鲍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 與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 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麇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為馳驛廣西雲 盡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日如是與馳驛奚 栗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透之 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輪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 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 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動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

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土牌家奴華衣上食不賢者不足責問有游心問 卷之ら十二

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于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于邊腹郡 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 視也不能如范冰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 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 積過驛透銀若干拿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 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 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淶姜世昌過客知傲 □□□日高皇帝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臂指相使將命

應付即力有制填給勘合有制自非特遣齎賀軍情重大事例不得輕 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青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

務最急至于人夫馬騾舟車什物視地衝僻置辦有差對力悉取諸丁

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

抗上以伸法力不能庇下以自全迨至車騎旁午驛軽無事時所在產 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支給錢糧又羶人競逐也勢不能 六選法所官俱吏員雜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顧中間錢糧多寡 宴城五寧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澄陽鄴 河西楊村宜化驛皆苦缺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爲苦驛間有譚城 臺恆山伏城槐水臨洺鄗城涇陽永定驛皆揀缺也如固節涿鹿和合 又日總計天下之爲水馬驛缺九百五十有九爲遞運所缺百四十有 終而困弊極矣 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留詐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又 乘遞遊擾一郵之置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 子夫馬難討渭水衝甚獨岐陽一缺爲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 城宜溝淇門新中號驛缺最上山西諸驛率中等陝西如京兆猾棍牌 不等水旱苦樂不均于是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之金臺叢 如此沿久弊生擾濫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顧驛官卑官也所承接非

Į

業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有賄以求免陞即陞矣多美擢 苦近例銓司注選揀留最上以待本部之郊勞承差次乃考中移者又 站遠名雖四五十里竟日方到夫馬難討驛皆疲累下等也大都計缺 係軍站兇棍尤慣把持謂宜僉今本司土官經管庶革茲弊東路山大 窮十三站官員自覓夫馬公差僱人代負如畢節前路黑章瓦店等處 等次則大柳紅心大店夾講等若夫大江以南多水驛下缺其他浙江 贅員最苦其容水船溪亭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濠梁池河固鎮 次中下缺乃入單挨序掣籤選除且猶不止初選之不平已也有力者 之上十僅一二中居十三下居十六以故巧者竭憂營求拙者守分茹 木馬護林輕谿苦尤較甚湖廣裁減過嚴缺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 井等驛皆邊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疲累在在稱苦有如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諸處率中下無足揀者貴州西路多土司號 甚而高平瓦亭河西三盆西鞏永寧秤鉤郭城乾溝賊橋三川政平沙

補苦缺者仍從部中效勢出踵成弊風轉相饞緩惟是官下缺者多劣

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輒敢營 叙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雜流容不及親檢往往委之册庫謄單之吏 處即陞倉巡非淹冷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蓋推陞雖憑賢否而

係正供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為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 役後改爲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 協濟該屬北直工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魚解人應 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蘇常 私而可漫不加察乎

濟何不悉照汪議一概議改則庶乎不加額而公費足衝疲可漸有起 逋負大約相同地方未有爲請然彼處亦照舊徵收而此驛則毫無接 所不獨北直各府爲然而南直之江北及河南等處各衝驛在在有之 兵之額歲徵解京業奉旨移文遵行惜又中止矧令派有他省協濟處 弓兵銀數扣留驛遞而以浙江蘇常之協濟該屬驛遞者抵作柴直弓 漁即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烏有議將該屬應解京柴直 ų 卷之七十二

又火牌之制專為飛報聲息派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 時賴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几得數十金爲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 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史之手每當印發 亦如之其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遇二 比舊差小不開人夫廩糧隨宜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 **爾奏舍人吏承南京天文生各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 改用大小勘合公差官員例該應付廩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填用大勘 給一道塡用將盡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由數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 多寡编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該應付者許 合仍給長單此外如齎勅及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帶書吏與監生當該 塡給編號南京兵部各處撫按等衙門者爲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 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勘合部中給者爲內號該應付者兵部 又日凡勘合舊例公差往回填行會同館起關應付在外者皆以符驗

有免掛號之票徑執討馬討夫核之則全非緊切者勘合不准多借亦 然而眞贋易淆弊實種種且如事緊急方免掛號顧各衙門往往輕給 各于所屬界上衝要處所委官掛號塡給長單以便查核法非不善也 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 牌多填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 推按鎮巡等衙門差人赴京麥奏等項事竣將原來勘合火牌恐裁馬 來不得不盡應付夫惟如例斬火牌之濫給以清其源則畫一易守而 部眞火牌驗有公文册包與牌內所塡事件相合始准加馬 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 且多改抹有夤緣空頭及回頭勘合磨洗月日頂名冒行者又有各督 與康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惟是廠衞奉旨帶番役往 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几經由水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 分擾杜矣 □□□□日驛遞事體業奉題允在各省則驛傳道在兩直隸則兵備道 一匹如官

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輛等一視差之大小秩之崇卑有差 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于足用不許折乾又公差執有勘合又 宜申令攜帶家眷者夫馬許溢五倍如不攜家只許二倍偷槓多箱重 倍夫亦就奉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乃今一概多案大半折乾非法也 义日兵部見行勘合事例撥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馬則雙馬單馬 顧勘合所開者一而外所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只許盜五 要挾而亦應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宜進有風力者董 亦甚難矣覺察多逢彼怒刻覈畏爲釁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 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 多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 明懸賞罰以振若怠則庶乎積弊之可少剔刷耳 掛號之事凡所稽查事詳無略寧嚴毋縱勿怵勢要勿輕假借而又復 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 匹徑于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應付者皆宜清查顧任怨

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觔兩遇者不准應付又使客康給如便道經 付又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觔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槓馬匹而官 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水十五名俱止 水四十名下水三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奉勅守備上水三十名下 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又水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侯伯總兵上 故官例應付其丁憂官員扶概歸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 過每日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 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折乾自非方面京職官傳牌一概照例不准應 給正船一隻即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之大小隨水滿洇量增一二斷 以上諸條宜通融者業已通融宜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踏來水 得勒要大米斗數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副船橫索多斗一切 义日今天下驛遞之累若有折夫錢有馬錢又有趕縴錢又有折吹手 陸紛集日不暇給苟不凜持三尺議其後未有能支者也 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宜隨土所產不 Į

卷之七十二-

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驛所日 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稱計旱驛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 者計夫值有不克充竟日餬口資者况又重之以貨飲益之以怨毒民 乃湖廣如漢江郾城等驛每匹價僅二十五兩即識幫以里甲仍苦不 趕棒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 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 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 安得不窮且死乎 價多者如此直金臺河南衞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 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指 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鲍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 假名執受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于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 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值不足供獨豆顧值費

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于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

鳞次撥差為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領馬價除獨秣外仍給 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之驛所官在馬立掛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 即今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得陰從中為梗殊多未便爲今 或將夫銀隨領隨費則倍息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 至性假勞瘁匪撥賴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率不奈踐踩疲苦 掣肘使客之悮答應恆必由之此之不禁而欲釋遞之無違悞錢糧之 正馬無者或駕贏不堪走遇者併其人汰革在夫立旋支法蓋今之站 馬頭以抵其「儿差他費之需有欲另買附馬幫差者聽其自喂養惟是 高者十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為置握募僕夫喂養之 無耗蠹胡可得也將欲嬌革前弊悉如制僉殷實戶應役乎顧郵務又 他馬塘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差到旋爲僱人又 往往棍包充矣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僱借 义日高皇帝之僉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下當夫 類皆殿實戶無防悞公事今則一概徽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

尾見

載在兵部職掌凡十里設一舖每舖設舖長一名舖兵要路十名解路 **獨執牌票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冒濫** 也今誠欲蘇郵困莫如省差使欲省差使莫如嚴舖遞蓋急遞鋪之設 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文移往來公務督責 夫者僱夫不如額者又或中途遁者幷其人汰革以此兩者定驛所官 又日萬曆十七年題奉欽依云驛遞之蠹有本管上司差遣承差諸役 賢否彼一膚命何至如包攬輩習為悞事是為藉市根一臂力而仍絕 所給夫價寧寬其額抵他雜費俾獲稍潤其餘而官無染焉惟是悞僱 何能不有所差遣虎威易假蝎譖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 以法俾無越志諸夙弊或亦可少清也 收掌封貯差到乃給槓頭僱夫答應不令入手花費亦不令揭借搪補 督率有司解支站銀務歲時無缺或按季領或按月領總責之驛所官 驛所官每卸其責不任而支給不關其手故弊易生耳爲撫按者謂宜 銀有司率謂無關考成徵解常後時夫頭旣身爲債藪錢糧半償夙負 卷之七十二

或五名或四名于附近有丁力田糧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 **纤牌額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 信文字不許入遇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 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 法走透親臨府州縣提調官當加檢點鋪長于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 縣于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鋪分督令各舖司如 差迷如公文到來不卽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機者問罪又各州 曆一本急遞前鋪交收于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 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包裹夾板拴繫齎小回 隨即武送無分畫夜鳴鈴走遞前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于封皮格 每三刻行一鋪畫夜須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 缨鎗一副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畫夜通一百刻 少壯正身每舖設十二時日晷一個以驗時刻舖門首置立牌門一座 各鋪明白附曆于上開寫並無破損并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 ā

をフレナー

搖按有報其他相關衙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 又日秋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 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到換矣而本府有報 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 已也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餓私放驛債 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 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重繭矣假令為 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魚點補替申之以憲 每晝夜行三百里速于專差矣牌票之搔擾可不禁而自清顧在撫按 有司者一一如高皇帝約束整頓鋪司督率鋪兵常川應役日無停器 舍宇傾塌丘墟者有之夫與什物缺少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填稽留損 網著之爲律令法至備也顧今鋪證非不設也而覈焉不精行焉不力 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又鋪舍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 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

其手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數况驛官禄入曾幾何若北直 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河間則十四兩人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悞 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 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略加體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 又曰自條編之法既行民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復 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爀索而郵困蘇矣 删削巡按查整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 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係答應過客夫馬中火稍 為裒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如有 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衡触及減派分數多寡稍 迎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為養廉者既甚儉而侵 行擾顧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 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瞬千里何用多夫委官爲而索夫動以 項原處領有槓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脚價有無概索應 Į スカントント こ F 十四

又日今之爲驛傳亦甚難爲理矣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壅病在咽塞而 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温純之馳驛係粒不擾范淶之爲江西按察 事而府怨所從來久矣哉閣臣張居正雅意清驛傳至今賴之海瑞巡 不可理竭徵輪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察療而不可理法之弊也 **積漸致然當事者學負朝廷毋寧得罪于士夫寧戲法以殉情毋寧任** 受贓三百遣戍之例即一廣東他處可類推也夫闆閥業已盡錙銖矣 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簡不勝彈治而欲申 里甲供應排門夫督令輪差假皂壯毫無工食近該巡按廣東御史李 時居然陽革陰用若乃川貴減廣網閥目疎有司或將編銀自潤仍派 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則數百金是何法紀乎卽雖借倩 露章内臺御史趙文炳之出行部糾彈勳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 明旨復安得置开髦乎 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

光マーー・・

民也所以衞囤心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其職事釐

津作俑度職效尤雖屢奉朝廷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褒如 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其所攜載 天啓二年大學士葉向高疏日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 其弊欽守明章澄清郵蠹則豈惟人品事業自爲鄭重即我高皇帝靈 充耳顧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眞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思 **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 爽陰隲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 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 自眞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借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 晉淑忭之催兵眞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 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皇上不許 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于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 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

224 - - - 1

家充又扳兩三家幫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當者幾家安得不貧哉至 天啓三年北直巡按院應春上言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屬站銀共三萬 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 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 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旣塞乎及訪之六屬呈云二 酌處遂舜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轉而僱舊之積慣者恣其 累富民眞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水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 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酌處停當令彼稍得沾 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 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 **稩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可不應募也果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 亦不得應付其應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 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羶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 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好民困之一端也

一をライナーーー

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故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 物力有限節浮清妬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霸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密 **斥畀驛遺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的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 官堪爲永平驛鏡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 為驛通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 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儲一派今 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 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運制其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 雲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丁驛不擾丁民不困口碑載道芳 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 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巵耳臣以爲宜如考成法 東事與而加張八千六百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 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 切各驛協濟銀雨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攜按官該具奏祇候皇上

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 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于此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無何具申 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魚派走遞有應役十 而尤未身嘗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羈馬十數 刁難鞭扑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 驛遞之害而後及所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需索 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 明不棄故置西臺且當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遷膽之期請先言 用烏用此道臣爲哉 四五年者應役二二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逋子代永無 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衝身經萬苦茲蒙聖 有極苦極累為民間第一堪在撫按力為調停而竟問實益在科道屢 有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覩今天下 天啓四年五月御史張樞直陳驛透苦累疏日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即

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 者非不累贖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 心力強半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令往來應付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旣 甚如是而驛遷安得不日蹙哉問料理則有官養之法有前任知縣即 牌陳票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竪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 等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害身是職 過爲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陵修武 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業已去泰去甚臣自惟彼時釐剔苦心不 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 安置與夫醫獸之調養差掇之輪轉逐件安排每時查理蓋舉當官之 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攬料草之收放槽歷之 存性之條議在臣于是備查故案勉竭思衷其置買馬騾獾收草料俱 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速刁難愈 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

見検

卷之七十二

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派里下者務合有司洗滌成心不妨饭例河 內俱行官養將殘黎漸就昭蘇于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 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皇上動下該部機 循成報具在展卷瞭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擊之 符衝衝者固多才也肯推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 去驛地之害一至于此意亦苦極矣臣計河內雖衝不過海內一隅矧 迄無變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驚子而忍于徒 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釐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 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 之為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 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而反間而主翁之僕忮起矣夫爲有司者俛 有司之在今日其視仕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 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

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間者爲之 不敢啓齒 周令尹德成令休寧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 往行

侍郎當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 柴車字叔與錢塘人以鄉薦入太學永樂甲申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

宣德四年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 置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役者民得番休皆便之 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戶有 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置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

吳司寇洪嘗爲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 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擾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勅書 役舟敝又令輪金已而兩衛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革之且欲 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從之

西国南见统

をさ七十二

ተ እ

趙長史德宏嘗爲潼州知州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損其名 二戶清審之期常以十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 鍰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 民喪其業公于州門作廢六十種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 喜下令兩廣傳以爲式 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蝟集公從容酬應靡不瞻舉人咸服其才卽 楊司寇至學當爲河南參政守河北道清審驛傳公日驛傳之法役以 牌者給馬一圓牌者給夫一由是軍士不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 左長史當署縣丁亥秋陽明先生將大軍征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庚公 周積字以善號二峰□□人□□□□鄉舉初選南安府推官歷德府 如夫馬一節有司以冒領為憂公製為方園牌數千以進日詰旦有方 二家遂爲令一大戶爲首四中戶爲次民賴之 已如其言中官帖然 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

以舊巡臺過縣官送夫頗盜常數馬公轉發還日以成賢太守之美少 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菴馬公 敷給銀僱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已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 走遞聽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役差撥如有不 名影射姦欺百端公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于應該役一半折銀一半 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夫廠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濟廠舊例 察在善酌處之而已 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 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疎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 師楊文襄公一清與書曰蒞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過往士夫 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其河下接遞出給印 與開惟聊域廠全解正身走遞卒為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 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僱募年終送備道稽考本府不得 王憲副泉皆為東昌知府東昌夫役除高唐思縣平陸路應付外沿河

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網運至部分給之軍民 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日通朝廷易概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 走京師路閱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今兵馬司定諸船戶差 吳憲副達為南職方主驛船□馬船頭陳某特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 一卷之七十一-

跡 然罔敢出語大夫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鍋綼跋涉之艱要當公私 販雜與臺或遭刼奪甚苦否則用一騎一役即公事必鐫三階中外悟 項參議為壽在職方日江陵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風塵間混商

兩便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屛

天啓元年都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 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贼李永芳進送書之詭已暗合今日用降夷之 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致傷大體 受降 前言

降夷另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 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概見于此矣伏乞皇上動下兵部將 事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歡此何心哉 外事權在握果能簡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著者實 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 計其來者未必眞金白遺部即果爾然亦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 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闘 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刦合則咱聚無窮之害目前已 數百將從何盤結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入十名入關便逃四十此 潛跡都下正苦糾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蹙額攬眉而復明雜以降夷 ă 賞罰 往行日 前言 ı ALC: 1.134-11 美

于彼而振網紀明教化以潛移之于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爪牙而 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 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卽與果雖日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 劉定之日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 而紀網振肅矣易日發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 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其簾遠高堂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 網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 **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 令不一則紀網不振宋儒朱熹當言紀網在劾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 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變 無反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網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 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徽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 李承勛日紀網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

也貪單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陛官也惟論首級陛官 矣至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思及卑賤 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不而肯退者 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 胡世寧日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關者手眼瞬息 而人知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戒矣 思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思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 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懷之氣他日勛名振而 西 匯 绳 儿 株 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格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 之號符雜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 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虧而亮降丞相 爲侯爵謙自二品陛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 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陸 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特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 -

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擴動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 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不及雖被殺掳二十人以下亦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 遂殺之尤可痛也如紫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匿之罪其兩軍交鋒 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 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數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據上下相瞞惟事 時問决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功績論止憑巡撫兵 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搖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有失備力所 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 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 小失事不曾有悞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 鋒傷擴四五人卽問充軍殺擴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 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 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踩 卷之七十二

討有罪官是以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狗偏弊親 董公機日祖宗以來几命將出師未當有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餘功 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日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于 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嚴 賞罰國之大柄于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 又日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 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盛侯薛顒太宗之不赦奉天征 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 **坚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敵起釁** 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十覽置怨 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卻從巡撫訪賞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 備查審案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 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出衆者方保陸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 周見

良って七十二

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得人耳至于擇將帥之善樣子奪之機又在乎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 于法如不爲己甚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 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 許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 倪岳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 謂不綴于偷安不死于成法不疎于控制不隱于上聞又在乎將帥之 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敷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 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真 自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 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 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功業者或僅 優恐亦不足以制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太始七年豫州刺

于曹穆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裘之赐熙然春陽是以江 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于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 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 加其動階或止增其食禄賞雖薄而人心生感者以恩命皆出于朝廷 威則無可畏兵紀于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愚以爲凡今邊將之 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呢者功未成而先賞罪 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禄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 罪勿狗乎情使人人善于建功而重于犯法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 苟免于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 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積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 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 功過宜乗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 日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徽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 卷之七十二一世

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 則人皆顧總首級未免為敵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城衆斬獲首級希 勝敗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動績若止以斬多寡定為陸賞崇卑 以憑定奪不許狗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概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 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 求阻賞綠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 城池有功人數若不照例陛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 **七氣消沮如達一體治罪** 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荆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 喻即如我太祖起于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事王徐達開平忠 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之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 王公鏊曰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 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于鋒鏑未常陞用一人况兵家之事以總

于公謙曰兵之勝負固條乎賞罰之運用而賞罰之運用必在乎嚴明

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漢俘其名王而遷然則上能駕馭之 不為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賞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 則實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 武王常遇春事河武順王鄧愈東平襄武王場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 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 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 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 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 人心之所以日解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 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衠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 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 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于聖心有罪 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充矣 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 用見 卷之七十二 黄 二十四

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 能有所成也 之力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當不具但未 請而不能不遵于實固之開邊唐宗不私秦邸之臣而不能不許于李 憲而不比春秋之世其義猶存故文公城濮之賞不以功勝義子羔衞 袁表日虞舜五用五章高宗不悟不遭武王作福作威聖人一張一弛 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渝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不賞同後事而 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 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若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 轒之兵尚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 人之別不以恩傾法誠得乎予奪之公也何襄王以薄賞而昭卯有履 動之遠眨宋祖不以使相與曹彬而不能不以讒言疏趙普是尚爲能 蹻之悲高帝以重誅而貫高有夾厠之怨自是而後明帝不許求郎之

王守仁曰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

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麽嗚呼夷狄且以必信致強况堂堂中國而顧 之死力金首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家劉起慶用兵一夕乃逃遁 于上吾敗則獨貽于下勝利則歸于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 役困無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而彼勝則利均于下敗則耻歸 李元薦日胡虜所以致強能爲中國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 嚴矣 逸侯無功進馬則被黜買詮之徒宴服之賜則不許祖宗刑罰之際亦 則不與戚珪賦斂軍士則治罪其在英宗會昌侯議罪乞恩則不允安 論其功而係之獄宣德之時黃勝之以藝得官則不濫甘減私請復官 持功專殺聖祖封爲永城侯而繭之橫南北征之士有功而抵罪成祖 戮是尚為能平罰乎故不及則印旭而弗子遇則瓜果之思受上賞不 法而不能缓亞父之死唐太宗讀鍼灸之書禁笞背而不能恤君義之 及則論死刑而垂涕過則功民之士爲大戮至我國家則不然薛顯世 .... 二十五

慶賞者乎文帝感緹祭除肉刑而不能正薄昭之誅景帝懼殘民定笞

張居正曰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劑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 有媿于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不必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 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斬獲損失亦多劃門十年以來 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 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 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

罰功罪須至公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 之旨蓋爲此也遼剷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 結舌而不言如此尚謂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 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劉門有此事則 內外不知有多少夠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 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熟少熟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

敢直披其愚亦勿令劉門將士知之恐生騎悍也

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將且必誅况不止將功疑惟重况無 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網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 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慘舒操縱是爲得宜鄖浙之事都未正法事 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略此舉有李 馬公琦答王晴江兵使書曰承示勘定南兵功次持論既正敍次惟允 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手之人豈得一概沒而不論也翁今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略公從重發 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 又與梅鶴州總督書曰况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 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 王文肅公曰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被者謂首功止耑論衝鋒不論追 揮以折曉曉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刃 無妄殺而流言雜沓軼于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論此 可疑佐饔者當近朱者赤卽眞有玉石難分鋒刃倂及亦未有罪况本

一卷之七十二

獲不滿百而報俘常浮其十之五者有矣中國被虜之老弱虜人每試 十畸零草籍之寇偶于郊野則張皇其聲勢以爲大舉者有矣追逐殺 屢起屢敗執首獻馘爲人立功名哉何遼東之捷不獻于嘉靖之間而 勝猶親観焉再不勝則愴三不勝則遯矣而茲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 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 于此數年屡見也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或謂其眞贋相半二五 王士性日遼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于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俘斬無 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 夫為之主主者又復有主义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 觀于黑谷關之故可知矣剷門去輦轂不數百里而以敗爲勝者猶然 以為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爲眞虜者有矣臣初聞之猶未盡信乃築京 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蚁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 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以萬全 一一指其主名而辨之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

幾于絕響二矛祇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 業以長城屬之行令策勵點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 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南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 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得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 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可知兵金鼓 驅于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 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宜中國長技萬倍匈奴乃情聲者猶 况遼左數千里之外哉除以前戰功旣以捷奏太廟難以追查李成梁 **虜敦沽酒烹鮮謝鳴劍解甲楯左偎少艾右擁笙宇相與柴飲帳中戲** 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例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于前猛虎之威 今夫統袴之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纛市井無賴之人徵發爲 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更相隱護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 張賞資置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一事也 □□日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其重也

者雖重臣不貨遇敵不戰即以逗遛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 悉為所說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寅而不問昔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 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擺不者有罰無赦隱匿冒功賞 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盡嚴著令曰有能練而士卒修而車馬飭而 今必失亡于後理有固然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款以通虜使我虛實 者謪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 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 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喪師失律而在恬愴玩惕玩惕于 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試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 欲大創而制其剽掠是其款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獨也卽有銳意 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畜我以虜款之故竟不 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 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 を 之七十二

**憊罷者退驕憤不可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遏其歸路** 

業親睹卽宜行罰于軍中庶人人知怯敵有顯戮而莫敢或後不然賞 敵為奇貨而勢必爭先校士之不用命者奔走有據若神將若總兵官 命者斬級有據紀功官勘功御史倘核真即宜行賞于軍中庶人人視 者盡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查使一賞百勸一罰 首終懸而臨陣奚以示懲夫進無可冀之功退非必死之路則不畏我 有不得不緩者以重人命亦就失機之甚關係者言耳若夫校士之用 之初來能迎其鋒犂玩一船視動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賣割級于 **赴敵非割級罔稽厥功然而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擒斬次之夫當賊船** 而畏敵毋亦人情乎若之何能用之也此之謂賞罰之宜速也官軍之 必經勘年餘比頒賞之令下而戰士或成朽骨罰必遲回不斷即令葉 乃功雖眞而級則價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槪論于水戰 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敗沒委以千計 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 □□日賞有不得不勘者以妨冒功亦就將領之當陸齎者言耳罰

馬公偷在內閣夷寇鼠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 者以爲言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顧因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 惡爲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必信服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爲治之道左右 徒來有請執之朝議舜同上遣左右問于館閣公對日朝廷以賞善罰 費有限祿費無窮于是多從賞格 法勿令爭功債事海戰論衝犂惟據耳目所共睹擊碎船隻以次議賞 程襄毅信征川貴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班師不敢轉刑賞一人同事 辨問再三公終不易無上從之賞其使遣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 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 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一功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 夏忠靖公掌工部事時交趾平□□□ 信賞 前言 往行 \* 卷之七十二 ; 1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

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又為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雲洞堡 又有守墩守牆派空派探夜不收等捨死心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 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為我効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另爲一等 獲哲首殺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動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 另為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為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 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寒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另爲一等又有 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擊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 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與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 土達土人邀截虜衆大舉雖是臨陣首數少卻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 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另為一等又有延事固靖虜 趙伸日各邊將十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 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上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 功賃鋒破骸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 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效愚以爲議擬者 卷之七十二 二十九

其大者則人當知有擇矣夫無所利而為善無所懼而不爲惡必君子 賞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以君子之事不可 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 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爲言者亦以邊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 也在上者知詐偽之當防而有迹者之可聚也故一切歸之于首級是 但首級之功有迹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可以僞而爲 為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 樊深曰嘗聞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時邊士陞職惟以首級 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貨之而後可以爲善罰之而後不可爲惡也今 **餐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 墨而能衝鋒破骸以爲衆人之先或虜方入寇面乃據險禦骸以絕猖 **陞也某為量陞某為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不過三人如此畫** 例當分為數等勿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為加賞某為給賞同 一之令流間海內彼生長邊方顧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 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使贼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由于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 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刃雖在于一人成敗實由于衆力今有首級者方 首級乎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要斬取首級其奸惡必從容逃去斬首 何栢齋與楊邃菴論兵曰凡戰勝殺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 稿零城以爲功殺良人以欺上是其功也將流于罪矣予故曰論功行 今既不以折衝為急而惟以首級為尚不知首級何自而得也蓋不過 斬獲于後若使折衝之士而汲汲于首級之求其不見殺于人者鮮矣 **破敵之功不可支也是必有曉傑之士折衡于前而後樸遂之流得以** 可施于小酸而不可施于大酸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繳有殺傷豈能斬 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 西 祖 男 儿 蛛 明 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則接

而奇功之不必著也故以是爲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

許國日將之所以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 戰之機勸功之道而不悖矣 卷之七十二

行今即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即中勝矣無 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倂 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 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有大者幸得當

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論之日爲 洪武五年命賞征甘肅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雨 往行 廢其罰矣賞罰並廢三軍解體尚安得用之

皆叩頭謝罪而退 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 將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 何真字拜任東筦人少英偉有才略事母以孝稱元至正中任爲河源

事乃敢詐功微賞法當完治以警將來事雖報罷輿論多其持正 必狗情實其事也公覆奏沿邊無泉掛首級例因言此輩素習驕情避 訴功者數十人謂斬首級千餘俱泉示殆邊未紀錄乞行勘陞賞意公 會尚書程裹毅公大破都掌蠻川貴地方以寧賜金帛實楮已有怙勢 率参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韓忠由普水腦進總兵毛榮由李關進 陳宜字公宜太和人正統壬戌進士成化四年巡撫貴州大壩之役公 有章 之令奴妻噓火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 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眞如敷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 奴缚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慙謝日始以爲 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 邑民王成陳仲玉搆難眞請于行省舉義兵執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 務副使時中原兵起橫海騷動棄官歸慨然以生民爲念至正十五年 翁大司馬萬達當總督宣大時虜大舉入寇公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 K 卷之七十二 食質 必开 三十一

之爲文以祭歸其棺厚送之且奏官其子並立忠節祠祀焉邊人無不 遏敵射死者無算虜畏遁去有王千斤者力戰與將官死敵公哭而發

· 必罰 感过願盡死力

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 王守仁疏曰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 前言

往往以計倖脫朝帥師于東腄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緣弛如

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實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惲而致其死 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 奪功無勢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戍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 豪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 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 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

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 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 之靡來來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偪近于蕭牆猫鼠之風得笑于外國東 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 都御史而効尤往年戍卒缚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 之中威立勢成于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 余珊琉日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緻弛漸使姦雄潛滋暗長于隱微 虚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 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 夫子弑父接迹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能修身齊家端本 递妖胡効之而殺主事北邊庫役做之而殺縣官中間殘殺方面妻殺

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闡制失人感于鄙儒姑息之論牽于俗吏權宜

\*\*\*\*

申公時行答饒巡按日東闌之事督撫再請速决明旨亦云便决自不 于節度朱泚之亂成于涇兵容可已乎 號令不出于一人而反出于一二戍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 之計誤于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于朝廷而反重于邊陲

慎獄緩死仁人之用心也顧猶有當辨者若原未用者而但以口舌招 當遲延茲得來教則以其出于誘降而非由于擒獲有難以卽决者此 來誘而執之此而遽誅是謂殺降若兵臨其境彼懼罪窮蹙而後降乃

也異時岳鳳父子附緬而滅多氏後騰衡用岳以計降之獻俘闕下而 錄囚按律援例一一而求其合也 **磔之市滇西亦平大抵制馭土司多以成克愛星蒙旣係惡目自無放** 其平日所犯不赦之罪甚衆此而不誅是謂縱惡兩者可詳審而立斷 還之理如明法正罪當以其罪誅之懲凶靖竈亦是不錯不必如中國

又日國家制軍令輕則細打重則穿耳割耳號令甚則斬首以狗何承 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

員役赴大將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 耳等令則自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 者依律責治若操未畢而開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細打 誅誠便殊失高皇帝遺意況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當錄其 軍入營之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嘩無忌 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衞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 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擴殺四五人律止擬戌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 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信也 號令以警其餘顧今巽愞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細打貫 而彼之拘最爲積弊之當釐者今而後額軍雖與民兵共操練同出殺 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 攫贼鋒大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旣得以偷生將 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糜食有急他人代闡此于將官之掩敗逃 老之七十二一~

**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蓋因腹裏** 其為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刦掠全不為意賊徒以此肆無 官莫敢不用兵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 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擴掠人民者律有正條 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贼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 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日失蹈城池刼掠鄉村了無干 楊一清日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 以此借口反逐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爲不便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 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 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官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 均有責也哉 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衂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 **贼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 

論無功照依律輕重上請定奪 陳之都御史才寬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學被亂軍殺死未 鑰亦不免蓋貳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請以往事 推許銘被旗軍殺死何以有此往年作亂禍起于鎮守太監羅鑰未幾 御史王應購疏日朝廷所恃以控制海內者惟成與福耳近見甘肅巡 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 以何罪作何處斷明著爲例其督以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折通計功 Ť 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如遇賊能奮勇追截衆寡 過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其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眞 該管分守守備將軍及本城軍衛有司幷布按二司守巡官各從重坐 該管地方鄉村鎮市搶殺人民刦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救援其 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却庫刦獄劫財殺人及被賊在于 合無兵部會同法司量為定擬今後几有城池去處遇賊不能約束官 正典刑都御史屈銳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于福建効尤則擁布 Ħ 見鏡 いかとししし 三十四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悟彌造光殘赫然徂征費 示呐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粮為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 給事中鄭鵬玩日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脅親藩抗違朝命 城池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施行而費以班師還矣曰 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賴總兵柱勇奮不 御史蕭一中疏曰邇者大同軍士叛逆皇上特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 總兵號稱三堂今督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然無恙有是理乎 法度矣臣昔讀董文忠李隆等奏章及覆觀之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 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宣府則于三堂教場演武傳 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參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 網專聞輕懆寡謀剛愎自用動旨有日擒斬首惡及真正下手之人早 臣與魯綱宣布思威不足多錄費之厚顏無恥欺枉君上一致此也 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 司打破屛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勁武衞則羣呼擁鬧將敎諭洪鼐捉

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誅出于桂勇在瓊鋼未至之先 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聞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必議其功 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 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衞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穣苴之待莊買乎軍中有 洪武三年徐達城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 **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爲不忠甚矣伏乞將胡瓚魯綱拏問而已建招撫之議每人賞銀三兩 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叛卒彌縫因之粗了前事其 恩而能制其死命耶朝廷以討賊付瓊鋼而乃欲付之朱振蓋自度其 命夫以桂勇謀略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振受叛卒擁立之 徐氈等之黨率皆逃匿實係未獲之數而費網種開班師且爲朱振請 過又非聞外之比矣彼嘗有教信州之功守諸曁之勞故不忍加誅懼 仍遣使論達日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城至京師請 往行 I. 卷之七十二一张 三十五

羅察使銓總憲湖廣日奏言都司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過投令都 勃祿貴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襲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 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實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 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 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時公以大司馬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 城上令日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 敬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于 知有更革事 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 王公骥字尚德束鹿人歷官大司馬封靖遠伯謚忠毅永樂時西虜阿 李公文忠字恩本國初累功封岐陽王謚武靖攻杭州下之王入宿于 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論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

乞自今如係軍功陛者但犯職罰役後復其職發守邊總兵帶管操備 司官犯職率循例罰役復職武人徽幸不知徹戒反爲得計作過愈甚

聽調如非軍功條保舉陞者犯贓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

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于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爲將士先當合更 公者曰太夫人在恐驚之盍辭公賣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 王司徒暲爲吉安推官日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機公統一族抗賊有愛 人從之

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的二百餘萬有 項公寓壽即職方日有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 害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罔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鐺 胆略日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 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公即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公

貲豪舉亦皆下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 不問變嫌莫敢指獨公數因事裁之且師既倡率而募下材官動胃納 シア・コー

則以分地爲解嫁禍于遼公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週豈得誘于不聞設 **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蓋劃之練兵不貲矣** 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守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鎮者乎乃奏互失之策 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過于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 略方振劃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焉勝則以拒堵爲名微資于上敗 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善地而公悉擴不用以懲賂者時遼帥功 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覆其事以深媿之 

-		日体	A134 4 4 4 4 4 4 4 4	西里见見绘
				備禦
		行	李	郭登
<u> </u> 				往行
		王業浩	王业	侯 恂
展播	方震	萬長生	萬月	徐光啓
允續	黄土	沈昌世	沈日	袁表
儿薦	李元	楊一清	楊	葉夢熊
入升	馬文升	松二萬	胡	劉天和
岳	倪	塔二県	丘	夏良勝
名	佚	名入身	佚	于謙
				福仙
				器械
				兵部二十二
		外幅		西園開見錄卷之七十二日錄

群 俊 堅 晟 哲 母 任行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循 懋 盛 演 基 用 行 鋐
悉 盛 演 基 用 行 鋐
盛」演基用行欽
漫 基 用 行 鋐
海基用行 鋐
<b>選用行</b>
<b>,</b>
;
呂

先以火藥爆竹許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 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未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 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聽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 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 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未有不勝者也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 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 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 于謙曰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 兵部二十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三 〃 # 器械 前言 見焼 横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敵必謀勇兼齊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 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幾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 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致誤事其間眞實可用宜攻 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門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 師城垣堅固人有戰車鹿角器具城縱勢衆可以堅守無虞但用兵之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 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 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 此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 □□□日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為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 \*卷之七十二--11

宜守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

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

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裏東 于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夫火器之用其種實多如發凡 之禁尤嚴我太祖自平羣凶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日神機言不欲 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 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煑火不到使然或倉惶 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 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 又曰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 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 而航海通倭帆牆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 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 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數十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 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

\* 卷之七十三

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 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 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 就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眞方放一銃三放其 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 銃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 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 威也其次則威虜砲虎腿砲虎蹲砲連珠砲若連施量放雖百萬之衆 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 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 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 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 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但體 可使落胆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

銃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鳥銃三放而熱必待 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 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 樂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 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 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若快鎗之制筒少長可 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 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塞其鏇必用茨茲頭點網長信入節腹中三寸 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清頭上須用面火約十分之二水戰 箭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 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于車上用更妙火 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卽鑽 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敵縱衝來此足拒之 Ī 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相平 Ų おえし上これ

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推況倭虜乎若遠遠 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披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 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 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先滑不進以 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 見敵羣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眞必勝之 百枝裝成 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 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 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制多聚百 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凑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 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 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 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 一麓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密伺二三十

47:11 - ::

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 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于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內用毒火毒煙使敵 又曰火毬火磚火罐之制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 其鎗卽至敵人躱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 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節一發對面而去未有不中之理敵人看箭 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二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 所縛之竹不發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二三寸人帶火繩一小 去矣火毯火磚火罐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 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厮殺其信燃至火箭 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丢入外以精兵躡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 煙即令人立時死也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 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 人口鼻間之皆倒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 刀刳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

ō

卷之七十三

Z

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丢入賊 者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丢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 藥一桶止用一砲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攜桶擲去 亂之際易至失措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罐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 水至于火罐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罐外遇船燃着丢去恐風 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 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矣 人有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丢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 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 絕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絕可燃許久 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罐八鼻鼻各繫火 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灼反為累況臨敵之時手忙脚 又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 惟伺便始投一投則鑵破鑵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

當于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木札十字交久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 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槌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 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 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 戴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 益于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尙慮透過 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 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 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 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 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東南塘公紀效新書已 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 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 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

ō

Ą

卷之七十三

謂之木發槓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 亦可接去施放也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即竹發槓雖木亦可爲之亦 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推雖百里之外 **况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之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 利害相半恐軍中過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昔諸葛有 形不同而于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莫妙不同耳所費甚繁發遲發速 為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 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 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 則用走線橫欄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 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 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在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 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猝發 地雷之妙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决數尺即有水泉雖土 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

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 直出少矣又有百虎齊轟五蟲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冤飛刀飛 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幷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 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羣萬 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 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于馬上用中等烈性之馬兩邊 又曰有火馬之製用竹紮作人形將大木砲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 其利五易于分佈易于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胆 有次第外用木作鞍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 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 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紮以棕麻浸以油脂其性盤曲于假人身上 鎗之類皆火箭之變也 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 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

いろうとしたこ

去亦天淵矣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 無灰三者合一 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南方火藥對定分量皆加水舂其硝磺 不待摘下箭筒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 勢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 奔衝有車無火器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雖二三相連有犄角之 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 又曰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 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 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

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 料燒酒一碗丸如菉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 節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炭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旣放 竹筒裝裹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條馬兵終日馬上撞 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對直而又不中此鉛子之病也鉛 豈有後坐之理鳥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又在銃眼 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 又曰硝用水廳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炭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 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 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 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 **瓤蒂性亦不同至于茄桿灰苧蔴桿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 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舊 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達動裝錢鉛子猶如弓裝個力氣能發幾錢箭如 卷之七十三

横于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 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 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之妙中借火氣一發之力 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 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 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 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 稱衡無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落藥強 何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絕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 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于用鸡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 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館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鶩心縱以水敖之 氟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决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 褒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夫焚倭 而石油不畏水愈教愈熾其焚必矣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

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 者缚于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 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 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于夷船將斗粗 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失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 打及數步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 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重 則入某口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險扼之處平排如堵 運于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有山有沙某風 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 樁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 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 銃今筏有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 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繫發倭船未有不損者

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 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 卻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旣敗分散斬撈 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 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 □<br />
□<br />
日海閥狼大泅不能前奈何答日有水馬之法用黃籐造一水

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鏟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 馬腰以斗粗下用四足横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狼馬尾高一尺

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榜一件榜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榜桿之 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 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獨今時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 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循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 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 于兩掖惟 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鬪至于負之背上者少駕

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 成功况兹睦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其蔽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于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殷艦 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 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 丘濬日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 夏良勝日一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即圍以鐵以 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 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 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敷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 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 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蘭 一事今我旣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

Ł

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 斃之于百步之外矣 丘濬曰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 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 \*卷之七十三

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 之致遠耳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礟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 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行義 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 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敬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 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

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卽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 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 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

爆然也今嘅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

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 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 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 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 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 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瀕而 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 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卽退心志不定而 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 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 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 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 監神機鎗蓋愼之也歷考史册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昉于何 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

西夏周見集

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週悉 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棉苧布絲 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 未免法出敝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九千九百餘斤木炭 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所少用 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外僱工 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戌字庫聽候應用誠國 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 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彀 亦多銹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部自 **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 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成造不 倪岳曰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 無敵于天下矣

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行停止仍將戊字庫泉收軍器委官盤驗 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牛成造誠爲得宜乞勅該部計 見數其間堪用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按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 劉天和日周禮有夾庾唐大肆弩之制陸韜有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 補物料止于各庫存留量、文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例造成 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制此雖皆損壞而 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于陝西省城見有城棲 宗澤輩用強弩以破強敵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強弩將軍之官宋始 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韶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 制度猶存但節則無矣臣謹遵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 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為三等慮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 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為長短大小及輕重等及做周禮施人之 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を之七十二

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

其重利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與弩稱復做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 箭鏃後小鏃管心僅長分許入箭簳處內用膠漆外用竹絲以夾縛之 又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 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竹爲矢遠可及千步者 蓋不可勝數然其制有所謂人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 方得實用惜諸邊庫藏虛空物件缺乏不能多造偏廢爾 以勝之臣認謂強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 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腹裏馬步輕車邊牆墩臺城堡皆 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竭可及三百步內外者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 制以箭簳三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後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適均 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數百步許今官府既無而民間亦 胡松曰當以考漢晉唐宋諸名將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以是 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勅下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 可通用久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

消沮退藏者矣 數且或倍蓰之如此則雖不能必于取勝必不致如近日之挫衂敗北 並許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于所謂佛郎機者亦准車 以意製之頒給各邊合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

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其備官籍注其數于所執以防轉貨庶奸人無所 果然則虎而傅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 有工人于其中所少惟硝與磺頗亦聞課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淸收市 胡松曰中國長技其可恃者獨火器爾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亦略

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伏惟陛下加察 軍器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 作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項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 馬文升曰兵器爲士卒衞身克敵所資乞勑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

をとととこれ

Ē

H

鋒

交收各將所屬衞所幷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

葉夢熊日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虜者非不備矣然 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 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而嘗試反不及虜之精專虜所恃 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絃寸劄外用堅漆角面俱用厚密青 及遠矢跬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人千銃 惟射惟騎自少而壯止一藝耳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 依織造段正事例參問降級發落 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倂工成造其 提調卻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幷前府分軍器局內兌造長 太平府北直隸俱于眞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幷各衞管局官員 白棉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幷各府衞委官照 長乎火器也輕車也挨牌也此吾之長技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 官幷拖欠未完查追完備于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 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南直隸俱于蘇州府幷

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 遇險四人可舉止列鎗刀行時摺竪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 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中 鋒不可兵不選鋒日北蓋貴精也秦漢擊胡常用兵三千萬往往不利 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 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挨前用砍馬刀與長短器相 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本職任贛州時曾用以破黃鄉寇三萬彼長鎗 今蓟鎮偏箱亦用十六人後又改衝鋒車亦非十人不能運皆安營輜 亂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可便馳逐守車太 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遇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 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前遮板退後著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 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年間工部及大同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即 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爲一法敵安知吾

齊發可發萬人加之萬統雷農山裂絡繹響應即虜騎百萬亦無不撓

蜂團烏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傷也可以空弦 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太祖用中山開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 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 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效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驚悍自驕 十萬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百人破十萬劉 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成祖北征亦用至三

鐮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二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入 術蓋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輛車正一名挨牌六名長鎗二名鉤 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于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爲強之 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 百副參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積其餘以陰蓄 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人責成總兵選家丁五

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部十

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馱滅虜砲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

楊文襄西征自敍出兵謀略言陣勢有六而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 夫時方以歸義敦誠爲賀而無故發憂過計之談遭譴斥今復不戒將 其煩文縟節以急阿奉憂幾畏機以希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 問馬其贏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 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 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日某異在陝城教場見 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子曰然則遂爲長 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已不用予昔在 長顧今所以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 至于三刖而後已也 坐待其變也自貢市擔貨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菽不飽者能戰否宜 形與實大勢可覩矣虜未當一日之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 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對門之命脈帝畿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

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肆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網告 予日前歲達賊擁襲城下用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 李元薦日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常考 用八騾可爲四器出行之時置之軍中遇有危急劫營漬園不過數壯 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 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靡涓死漢高祖平城之 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紮營以此擊 日破大虜無適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西市鐵募工于固原鑄造 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攝宏神色不動予喜 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 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卻 卷之七十三

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就節度四川為大檜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

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而匈奴卻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

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遭淵之役非弩射殺撻凜契丹 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河南江西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 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 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 袁表日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恃者貴精據馬文昇疏稱在京守 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 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 管局官軍剋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 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 之效今若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膠油漆等料 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斤黃牛等雜皮三 尺七八平時尙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 **盔尤太重京衛軍十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 卷之七十三

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必盡于堅城之下各邊監 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數月而殂此其明效矣今邊方 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啓六年用之卻 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 沈昌世日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日守禦可恃古來兵 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 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廣東香山隩募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 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 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 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于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 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及乎愚請查見儲 收貯之後並不晒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弦多已脫朽鎗刀衣甲亦 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 周悉况

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大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 者一也一日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 前來我之弓弩毒箭鎗刀又足制之何慮不盡乎此則兵一可當虜十 砲火不絕即二三百步乃至數里之外已殲其大半矣有未盡者衝冒 鳥銃而止若數等銃砲旣多且精練兵士用之習熟便利雖終日對敵 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鎮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者用之 未交馬已先發其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 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爲方營大小砲車雜置其間極小者至 極其便捷虜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而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則及 駕馭一一有法騎兵悉習鳥銃兼用弓矢鎗刀用銃必數令裝換點放 可恃者二也一曰騎戰可恃今之邊方騎兵倍劣於虜從前遇敵止辨 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 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日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 一走雖多無益故教練者必得鐵騎萬餘悉用強壯馬飼養調習衡勒 卷之七十三二器

者二也 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失今不圖彼萬 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乎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 敗我矣寧遠挫如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 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練習攻遼陽時再以之 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日敵謀可慮東奴謀爲火器已二十年師徒 用大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沙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 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 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的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乘間突入而 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遲亦生智所宜深慮 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胄 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為敵用故必萬全 兵部尚書黃充鑽日 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出獵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悶若此今安知 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每次探演畢只較弓箭

有二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能給也今 勝之一議給硝磺查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苦不堪用臣任營乃另造 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 决不能虧惟多線火器守城則列于城下紮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 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其所短禦其所長 手一名箭手一名鎗刀手一名皆以精熟多中爲主使人樂于習技非 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補雙料選鋒及石半壯丁時每五名補砲 行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專管轄銃砲每操日隨 道房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踪跡可疑者 甲册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得遺漏而寺觀僧 半給與硝磺聽總協委官領來另進收貯庶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 協理入教協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廳前令副將較之盡一日 令保甲赴城簡舉至于巡捕營官舊止巡視科道舉劾而總協則否今 細照得建賊日迫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家

ALLE DIES TO SEE

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行者不敢盡演也伏候聖裁 部造完在演象所有二百輛可即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 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 六千匹即令在廣寧令寅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軍土戰守有資 百輛可催令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騎 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 應並聽總協舉劾庶可督責盤詰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還車馬

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明 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濟強兵須盔甲利器實選實練記 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 天啓元年詹事徐光啓回上封事日臣叨官翰墨東事之初謬充責任 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 何爲多口招尤自棄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 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來而殲

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 勢已十倍于昔矣况未必能如前日如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 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爲在事諸臣 之猶為中策奈何今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寢至望風瓦解列營 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 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 火砲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陴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 者必圖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 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爲勝然後與 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飾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 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 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几兵家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 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爲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大砲于城之壕外 日夜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爲 公子・フ・コー

此法行于邊境憑城而守兵不必增而的日減將此減省之的幷以厚 咨問皆以臣言爲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碗建皆合法而他 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面相 坐待敵來倉皇爲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 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 利而奴賊聞之决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 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眞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 能多造火砲如前法造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况仰攻乎一夫之強 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 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衞勝之莫如依臣 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蓟鎮臣略相同蓋其法卽西洋 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銃勝之莫如光祿少 有捍衞勝無捍衞而已連年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 日有 一馬 一贼横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旣安就用

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 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 九死無一生也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一陽 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深入其地 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入門 退今將才技略具于左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卜或主將出勝偏將出 略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奉身而 天啓元年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威揭 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 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 伏乞皇上决急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 戰士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買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陷阱乎 兵變陰于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一火城此守法也不深溝 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 卷之七十三 十九

擒之一輪蛇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虜騎不能犯者 牛可當百人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 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錦帳縣鉤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棄營而 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制度異常輕便而堅即空拳一衝 **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 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發有時而盡而 坑陷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 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秘也一渡坑飛車几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 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 走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一練火牛練此牛一 履坦道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 攻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旣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 用十人十里百人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持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 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

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爲此具揭 此火帳人在火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 陣子去則母顧母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 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抬上造火器畫夜不絕以攻敵 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克從曾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 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曰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 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 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鉤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母衝突敵 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輕車而便利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 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旣不知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 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學仲一營其餘火器羅列城堡 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 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時此揭已投 不能也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一美 Ī ¥ Į 卷之七十三

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逸 于衛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農壓衝擊踩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 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嬌女稚兒喪泣 天啓六年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于辰刻入署辦事忽開農響一聲 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 眞欲空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請久任以重 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廢火 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餤煙 如天拆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著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 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 侯恂疏曰器城不精以卒予敵令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 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 器者三五十人爲敎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 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

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農 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飈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罎燒發同時 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顧內式 臣民幸甚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條嚴 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 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前大木塵封何也豈果 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 散防守無致疎虞以彰廟算仰祈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聖德 除臣等鰥曠招愆昧庸鮮略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聖明嚴勅內外巡 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 合詞恭候萬安又竊照得火樂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 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皇上端拱大內不無農鶩臣等下懷不勝悚切 天災而不由于奸細耶 M, 往行 をことと 艺长

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宜于四郊度賊來處紮野營備野戰 李衍字文盛隆慶州人景泰壬申進十授兵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成 神 以待之更于吾街市而習爲巷戰之計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 化十六年附戶部右侍郎尋奉物巡視山海邊關整節兵備置昧子弩 汪鉉日戰守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 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里歸而以圖進上賜鈔四千貫 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頌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為 卒追賊不及乃該攪天飛地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 郭公登字元登淮人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間總兵大同初至大同戰 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 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 備禦 前言 47 - T - 1 - 1 - 1

文騎射故事伍缺□□丁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所統 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 之士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 耀日皆勇于挾上而怯于禦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 砲震如雷乃馬半尪贏而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 呂公坤日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衞京師也朝朝 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 火難捍禦矣街闊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槍單擺或于街左或 中橫而街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 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干騎橫行家家 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 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設鳳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殭 與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能忍坐 圉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民闘怨民誰

Ŧ

見練

卷之七十三

言挑我虛聲喝我則當鎮靜而謹備之無輕發易動入其彀中若挾賞 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陰禁爲敵 黃陂民船係桃由陽羅堡會于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所未有顧如其言 文告頻煩辨難往後折之以理而屈其情彼不敢肆然無忌乃或以慢 屬邊殺虜則整兵應敵務使懲創要在虜來有備漢過不先而已至于 趙時春日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 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者乎 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乃至形之奏廣播之邸報往 **畫策耳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聲常為倭虜設謀云-由某地可至某** 于慎行日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 此釁一開難以收拾尤在計慮萬全而勝于來戰耳 止以空言生事未有顯跡而或持先發制人之說爲出邊搗巢之舉則 申公時行日制馭之策無他小有犯則責以罰服不服則革其市賞如 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也 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當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 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土習拾戰陣 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 御史顧慥日奴首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决未必滋蔓之勢難圖 久驕之虜疲于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决矣戰可得而知 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徒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 則必死死則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勢遠抄之利也虎 而不關愼字之策也然則必不戰敗曰非不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 廣置耳目安禁生口堅幷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 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戰矣深入重險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 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

守也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 卷之七十三

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 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日首將犯搶明日日我當 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極日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 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紙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 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鐵之殘 加遺其將盡撤補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孤遼耶無論藩籬撤

役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 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畚歸挑婚之 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 其雄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 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難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翊 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聞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 募秖以捍孤城而遼陽之戍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機諸邊以禦東虜竭

言姓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然無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 不妨秘揭以舒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衛 經臣辭家獨任竭力經勞臣豈敢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接遼之局 無弛擔之理如日朝端論議慮不乏人無從捉定憊臣不敏則經臣之 爲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 作何收拾竣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 疆土廷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 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馬勞而以告病乞身為託非經臣之所以 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况大衆 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源旱惶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輪 事爲密謀所當决計可顯言者宜卽帖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 前離心者又恐懟而不肯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如固 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不敢 全宇以供一偶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天助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

異見 我 卷之七十三 ★

二十四

蔽為故智以掩飾為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夷失故或醉夢終 天啓元年巡撫薛國用曰三路敗衂後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 聾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暴而結新寨近且槃踞撫順也又 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意犂掃 麽不難撲滅第癰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疎伏乞皇上勅 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成守之外今且深入潘奉之內肆然無忌也此 來修守亦稍具犂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 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雉堞蹀 下廷弼速為分理毋復推該以失衆心以慢國事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源源于乞告也皇上奉天啓運景象昭宣諒此么 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蘇我之指揮者習蒙 以探虎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也乃兩年以 其巽儒觀望不宜復温言慰諭以成其餒廷獨矢心報國正在更新之 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情恃氣而觀望爲

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鋪張滿紙掩罪爲功 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遽言犂庭掃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 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缓 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衊我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 如故汎汎悠悠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 天啓元年御史嚴恂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徵兵索餉日不暇 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久矣 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鍰而我困之亦鍰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 天啓元年雲南道張新詔曰遼自有事以來徵兵徵鉤幾遍海內主戰 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 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爲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除 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扼奴之吭而蹙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 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若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奴爭乎能 奴以宰賽故顧瞻西虜迥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馮城設防保茲塊土

公人・フ・コーニーニー

オントーニー

門出入關係非小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垛畫夜須嚴宜如何編民 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 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問庭更儲百萬命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 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井裨可居上遊之雄而給帆無骸何處健卒 **貅而可籍之無恐乎此不可不完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衝我既可以** 物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物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山海爲東鄙之 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族之師 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 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猝辦宜如何未雨綢繆剷鎮大同神京兩肩壁 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 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兵整 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巫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 布棋置原為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 成之卒爲都門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衞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詔

4なりとしし上ここ

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尚有萬餘人 憲職宣論朝鮮夫宣論朝鮮之謀臣有成算于胸中久矣臣願充之垣 為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 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 標下以備前驅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款惟皇上採擇一用礦徒以鼓忠 在廣寧者有啄息空拳之數樞曹既為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為遼事宣 重兵壓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重首孤注之悲 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為護衛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决裂 天啓元年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 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著也 布其力倘爲被髮缨寇之敖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楊旌關外將 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尚須酌 山海以東先聲可鼓或亦足以概強寇鶩風落影之魄伏孤軍有死無 サインソーナー・・・・

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

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撻其 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為遼東膏腴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 芳為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 肝之親以罪速繫獄而奸人乘除註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固尚有 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 宣布今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商之夷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無親戚肺腑以 水火之形不待表白而自明苟不竟爲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面 督率礦徒設奇取勝繁繁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 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固急宜招徠者一用韓 **楚起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陷在絕域不加存恤爲幾寒所** 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巫如大御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一用韓 **迫散竄外方則不惟隳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齎金錢數萬** 利兵以出則奴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

Į

١

[ }

小烏龍江皆與朝鮮咸鏡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通之路則 持事權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仰給些 萬稍爲籌畫參貂商市自然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 **澳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 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機不可預 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着其間資邱 子從奴寨甯古塔少東盡于烏龍江先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山 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 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犀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 子以用間夫魚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奴地產參紹江夷亦產參紹奴 須糧鲌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 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 頓復四衛為我守而遼藩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我矣一用魚皮達 招呼間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至則四衞 卷之七十三

鮮久住倭營老于行陣而劍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搆于東朝鮮 酌量而行一多齊兵鉤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入旅 之一奇也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 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爲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尚不爭 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備盡銳以爭遼陽則 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頓行十萬之 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餘衆且臣之客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 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兵法日以正合以奇勝當三路之師 則可東復而李永芳之首可馘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 得以復遼審復開鐵築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 遏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 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取也哉其問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垣 西而臣又安行入甯古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 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

卷之七十三

爲歹靑之壻職令媛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 守其問設伏用間侯臣彼時相機進動伏侯聖裁 五匹今諸夷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負最横奴 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幷射殺一咱探家丁搶馬 之民得不餒今干戈擾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 贄伯參黃台吉及朵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輕三十六家爲劃宣之 天啓二年經略王在晉疏曰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博大罕哲字羅 乃齌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媛太之姪 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并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 濟蓋遼人藏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 西虜守開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永可以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人則 萬捍所用硝磺三十萬斤鉛子三千斤兵分爲十隊步步爲營步步爲

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之屬六十位佛郎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鎗一

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

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爲其所賺或 憨而購歹青豈謂憨之不足共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 其離也立奧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 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其去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 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第虞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憨索 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 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疑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 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虜中之王稱熟者也 遼藐視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 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 石 頂 剛 見 蛛 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 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 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 難處事也又哈喇愼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

慢而知良工之苦心表足蹶逢而憎軼驟之千里雌黃其口誰不其然 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鐵間倡言朝鮮以受奴封梁監軍不 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東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 索賞之使重來職在關既不離完言必應配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 釜鬲之形于會成矣奴之聽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 爲倖敗則其常不費朝廷之供億勿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國 許接見人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 宜密探處館之情而勵哈喇愼之氣如哈喇計賊之師果動而虎憨衆 隳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仇功罪見妬毀瓦畫 成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 宇傾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鶴蚌之 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之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决者此也今 利而奴且効下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触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言者曰賊惟不 邊事之難圖而在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而 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解弛不在 出出必侵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 天啓四年六月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場積弛之情疏曰今日國家之凋 循不及耳伏祈聖明垂鑒 乃加斬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 呼之卽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 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同警之其一切用緩用急用掳用掠 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 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該蓋緊要爲社稷安危所係 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 的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 畏天津已治他裝糧寒裳拯彌登茶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

用間用謀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何吾除乘而襲之其棄河西而守遼 Ą 卷之七十三

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 急又嬰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飾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 魅之談也議關以爲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雈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 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為老而歇怠而病者贈

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鎭如此而各鎭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 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 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倒行之法也須臾固已難待歷年尚爾 哲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輸輓不以的上而以 優游遂使叢脞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朝廷尚示模棱遂使

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私之時有救焚拯獨之 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達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 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

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攖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

營終來終往收擾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 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 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遣智膽文臣一員閱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 **疎矣疑草莽有伏戎舟中有敵國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 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 幾乎無窺何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餽的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 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旅順失陷腹裏 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紮皮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操 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磯牡厲諸島伺其來窺潛 以寧重毋輕寧密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疆之瑕實者也楊 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敷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 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籌權輔三方策應之略以及軍情之分合邊情 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槪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 朿乃亦鼓鼙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耑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

卷之七十三

三十一

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 鎮道將幾番更易將睫無以見眉而臂無以使指數舊督撫已非見任 **峯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棚否平時久已廢弛臨事不** 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剷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 物登撫執中接量督責建立通烽火壯聲接乃以作肇基之弛氣而杜 大海阻羣山或會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檢關大帥扼機權而居 之官新督擔又無到任之日倘虜皆忽焉蠢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 加整頓豈增官祇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敷抑亦撫 左臂週因遼原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分割之內修守而 登鎮之瑕釁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特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 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壞成局此其語意大可生疑所宜急 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日暮傳烽以通 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強氣而杜削鎭之瑕釁者也三方越 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

諸將領之上與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筐不敗樂羊之賢即 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爛其被刦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 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 己不謂虛具丰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計偏工常聞段類 竪一日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五十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 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五載行開原無寸 氣而以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爲兵 恩臨事豈有赴湯踏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且何籠蓋于三方 金錢以館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宜早殲奴賊朝食以報君父以答知 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 有街亭之顯無損武嚴之重者樞輔採與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之 調停也的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罟匿多官之用多全 征西羌二十年未常寢蓐誰出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輔之 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鶩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續投醪之 卷之七十三 三 十 二

天啓六年二月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 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暈 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攜振起之經撫 忠臣自矢贼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僨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玩 中觀關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心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邊事實 提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猝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遼而 **暇疆土不可不復亦無宜驟復將士不宜心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 傷于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爨下求安專藉朘削之利文士在除 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不弛何人不弛矣重鎮之 疆場之要務也 振之而不得在廟廊振起之職不願國家遂弛軍法使衆職推諉人思 不密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 有加而爪牙先扶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 城垣有無完固壕

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擊奴未殄疆場屢騷天怒

道路或虜可衝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 驗眞的花名册報一各衙所官員何人弓馬熱燗可備統領佐貳以下 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 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 必餘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 行義為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為調度對束無致擾民何處為虜馬 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為廣騎稍遠之地人烟輳集 或虜騎必錄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衝隨地相機 用触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一數臺以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 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緝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 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張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 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圉其修築捍圉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 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 可備戰關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

をうとしたこ

為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祕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法 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皇上嘉納即為石畫臣所款列者在行尚州縣 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 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 立備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干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 旣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 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册量加獎賞 册如登名册中小過應答及無名差徭量與獨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 宋、心一民間丁壯論合習射除哲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燗者彙為 百姓保護身家即爲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 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為 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號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 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質畫鄉無中何人語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

奉行不力即屬具文伏乞明旨嚴加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

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以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要使 即係異等乞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以備邊方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 有所歸庶重地寸寸設防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 茶毒高涼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刦擄坊廂生靈 府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戀效尤肆其 近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誠不煩而長城有賴矣 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栅掘地為塹繞以竹刺公 堂共謀立栅開塹密種刺竹以防禦之衆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侯曰 何盛字□□ 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嗚柝以 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連歲鄉村流 血腦塗地者若干人公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曁坊老莫暹等于 往行 ]號[][大興人][][舉人歷官知府景泰初知高州 終うとととこ 三十四

藏兵于內約炮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昶 隻兵鄰邑陽德叛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至成都官軍覆陷殺 盛祀字□□吳川人天順□□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御史以直諫誦羅 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謀不急捕其勢蹇熾而 金澤字德潤江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弘治五年爲廣右 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 **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城開四門市中各閉戶** 江令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 嶺南潮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剽掠封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 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 夾攻殊死關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 入阻于刺竹栅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封終不輕至治天順己分臘半賊聞侯往述職又來犯城荷梯欲來東 軍開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掠其南則

捕盜城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里 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 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刦石城縣殺死人民 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 **竄于北八年八月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暨巡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 州府入縣廣西柳州府五縣江西南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 監鄧原奏行將雩都會目信豐瑞金安遠石城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 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先該鎮守江西太 顆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搖槍洞蠻聞風向化四境以寧又因 勃撫定便宜從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 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陛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奉 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乃具 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郡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 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韶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 Į,

**丙辰澤具奏于湖陂山势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擔屬設立關隘僉** \* 卷之七十三

歲輪糧邊卒歲采青草各幾何皆有定數用固饒也何氣索如此邊師 其醜類足矣功不滿百何以報爲乃寢其後龍眼洞復叛攻掠州縣惟 王晉溪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日某倉庤糧某場序草各郡 舊有營堡者不敢犯 然後進征功成當事欲以奏報公曰妄殺微功非吾素志發厥渠魁散 公以該道兵備乃命衆先營堡日海村良村蘇瓊口井豪坪分兵屯守 孫大京光極正德問當為廣東副使時龍眼洞作耗當事者僉議剿之 理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 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險要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

數千里外如對面談復善變通以故邊帥不窘束易以策動

糧算無遺策又日諸凡悉機宜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發後聞雖策勝

裨師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以至截關隘防奔突輸餉

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横乞及蒞兵部寇至公坐籌日某人師出某地某

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公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衞民未 羅憲副循嘗爲鎮江知府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 德平 自是贼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入無 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旣 守吾令視吾旗鼓達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 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 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屛高過其簷仍開牆 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橫行河南山東間固始許達爲樂陵令 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烏鎗納之迨夜乃止 初賊勢挫其圍逐解 如吾家三十口誓不能降賊而生也衆義之相與嬰城固守勇百倍于 城中士民欲許贼和以缓禍來卽錯謀曰許之和是降城矣降於法何 正德辛未劉齊二城掠畿甸滄被圍七日時張大司徒縉致仕家于滄 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至衆復破之於

色之七十三

三十六

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比梁白馬給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 州黎負險憑陵崖中為害丘文莊公十字穿心之法久廢公欲修舉窮 程默字子木歙縣人嘉靖乙酉鄉舉歷官廣州同知嘗從征安南時瓊 何景明所以深愧也巷戰之法亦重門擊拆者所宜究心乎 家懸爵祿以待豪傑居高享厚者何人爲之禦侮戡萬者又何人哉此 敗無功挫威辱國而逵以一樂陵令摧敵致勝大振國威如此嗚呼國 之嘆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劉賊之亂朝廷屢命大將征討卒皆喪 望風投伏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而抗節僅一平原大守同已明皇聞 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西園公日禄山之叛所過 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城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 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 且爲衣冠之域當事者不欲久兵中止土議惜之: 探險阻畫五指山爲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于其中徙黎山外不數年 有一城無戰場到處漂血成野水哗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

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治至于崖州千里 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復言之黎居良民五之一宜于兵威削平 至三辰秦州人以意言知山東提四一縣事嘉善年間流販弄兵四出攻掠 矣度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集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 府治至於沙灣三百里而遙自崖州至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爲坦途 弘治十六年瓊山主事韓俊奏言革去土舍峒首立州縣屯所量撥在 中建城量地置堡立屯貯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峒中行矣儋萬視此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達度 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谿壑易其險阻假以數月 而近自儋州至于萬州六百里而遙此四至徑一之大凡也細數之自 外軍民雜處在中防守開闢五指山十字道路徧立更甲禁持弓矢嘉 與妻子別日吾屬所以不蠶而衣不耕而啗者汝輩知乎凡此朝廷爵 老輩而誓之葺雉堞礪戈鋌一切守具織悉具備期以當賊賊且至公 所在州縣望風披靡守今皆棄印綬逃去賊勢愈倡剝膚博平公屬者 温 男 見 弁

卷之七十三

衆固守賊擊東公東應之擊西公西應之賊計窮倉猝舉火焰城城樓 幾為之燃公頓地呼天風起火返及販竟全滅前後相持數十日賊卒 則賊污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公毅然出乘郭登埤率 汝輩當自計可速趨井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即投井中無相負也不 不能難公而公亦不能難賊賊遂逸去城安堵如故事聞于朝晉秩賜 禄小民膏血也豢養多年原爲今日耳爲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

令泰順時島夷職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五千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嘉靖庚子鄉試初授都昌令歷官温州府同知當 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盆納城外居民而焚其廬舍蓋藏毋令

金民為建祠祀之

程太守廷策字汝揚爲戶部郎日癸丑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閒占爲虜 遷慶遠府同知 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不最止

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堞布渠答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衞募壯士

備非常皆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流無所擁塞旣則 道二旁夾鼓以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 徵函治賦虜大入掠通州以西上以吳恭順孫司寇監崇文門程度支 老稚逃竄山谷間有偶為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攜帑入郡城者 九門沮者畢至無競行守者傳餐士以精騎以獨材官以精朝則雞鳴 乃畫地分部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干山立騎者周巡畫則踐更夜 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 先生聞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淸野之說乃北 王大參愼中旣罷歸嘉靖戊午夏賊自武樂入郡境諸市鎮居民扶攜 **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 而給平旦而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囂信地不失跬步虜 乃畢作課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絙表三 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成郭溝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虜無所掠若 內地郡縣之得以為治者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 いたコケントコト ニー

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旣不足恃寇得安意 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 上有民得以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認宜連集各鄉之大姓臣室

肆志嘯聚橫行于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而棄其生業將 相誨爲盜矣